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中的“庄园神话”：解构还是建构？*

[俄]奥·博格丹诺娃　王悦 译

摘要　本文将20世纪初设定为俄罗斯文化中“庄园神话”的形成时期，并对这一发端于普希金时期地主庄园理想化生活的“庄园神话”轮廓进行了描绘。“庄园神话”的运用在20世纪20—30年代被强行中断，直到90年代意识形态禁锢被解除之后才得以恢复。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的俄罗斯文化再次转向庄园主题，这不仅是出于民族自我认同的需要，也在于俄罗斯庄园在神话诗学潜能方面具备挖掘可能性。此次转向发生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1980—1990）和新后现代主义/元现代主义（2000—2010）阶段后的后现代性文化语境中。“庄园神话”在后现代主义阶段呈现为希什金、索罗金、佩列文、克鲁萨诺夫等作家作品中的解构，而在新后现代主义/元现代主义阶段则与之相对立地呈现为沃达拉兹金、斯拉波夫斯基等作家作品中的重建。恢复往昔魅力并获得存在主义真实性的“庄园神话”，在21世纪伊始为人类真正地提供了摆脱历史决定论桎梏的出口，使其走向永恒的存在普遍性和确定性。然而，当代读者通常具备的并不是庄园的现实经验，而只是“庄园传统范式”所生成的“庄园习性”——一种极具启发性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

关键词　俄罗斯庄园　“庄园神话”　现代主义　新神话主义　20—21世纪之交　后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　新现代主义/元现代主义　解构

DOI:10.16238/j.cnki.rla.2023.03.013

一个世纪前，在传统的庄园世界即将结束时，基于对普希金时代多以古典主义或帝国风格建造而成的庄园的理想化想象，庄园神话在俄罗斯文化中应运而生。纳肖金娜（M.B. Нащокина）写道：“对‘奥涅金、拉林’式俄罗斯的审美坚守<……>——这里的俄罗斯指的并不是农奴制的国家，而是一片故土、一种家庭生活、一个因创作而诗化的俄罗斯，这样的审美坚守成为了战前短暂存续的庄园复兴风格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旧式’庄园令人迷醉的新形象在当时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广泛传播”。[1](83)1910—1920年

* 本文系教育部语合中心《高端汉俄互译人才培养模式及实施策略研究》（22YH32B）中期研究成果。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间，建造俄罗斯国家级庄园典范的理想在所有艺术领域掀起了“庄园”主题的创作高潮：建筑、绘画、音乐，[2](12) 当然，也包括文学〔布宁（И.А. Бунин）、扎伊采夫（Б.К. Зайцев）、托尔斯泰（А.Н. Толстой）、索洛古勃（Ф. Сологуб）、吉皮乌斯（З.Н. Гиппиус）、丘尔科夫（Г.И. Чулков）、安年斯基（И.Ф. Анненский）、勃洛克（А.А. Блок）等人的小说和诗歌〕。

白银时代的神话化意识与古代神话的使用创造出了大量的新神话，包括作者的自传体架构（杜勃罗留波夫、勃洛克、叶赛宁等）、[3](12) 白银时代文化读者“永恒的旅伴”（梅列日科夫斯基语）的传记（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以及神话化的文学文本及其关键形象和人物（《神曲》《哈姆雷特》《浮士德》《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罪与罚》《战争与和平》等）。从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作品中走出来的、关于乡村地主庄园及其居住者的经典形象最终融进了被可识别的“语义形象光圈”① 环绕的、“经久不变的艺术<……>符号和主题系统中”。俄罗斯“庄园诗圈（поэтосфера）”② 在19—20世纪之交的文学中凝结成了“庄园神话”。

或许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对20世纪初的庄园新神话进行概述：首先，如史楚金（В.Г. Щукин）所说：“<……>在文化意识中<……>有种被文学唤起的认识，那是对俄罗斯土地上曾有过的、被花园和庭院簇拥的、带圆柱的美丽建筑的认识，对建筑里<……>的艺术珍品的认识，对穿着白衣裙、走在昏暗林荫路上的、坠入爱河的姑娘的认识<……>以及对宁静角落里充满和谐与繁荣的生活场景的认识。”[4](193-194) 在我们看来，这些形象大都可回溯到普希金的诗体小说中。其次，作为原型结构表现方式之一的“庄园神话”体现为“人间天堂”的变形、“黄金时代神话母题的变体”。[5](9) 此外，庄园神话的影响作用在人们的想象、意志和行为上，展现并塑造出多种创造性的生活策略，包括宗法制田园式的家庭关系（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идиллическая семейственность）、对祖国的无私奉献、与大地（自然）和人民的融合、对俄罗斯民族特质的感同身受以及细腻的理性与审美沉思、个体的高贵与无私、忠于职守、追求爱情里的诗情画意等行为模式。

然而，很快，在1920—1930年间，俄罗斯文化中的庄园神话被强行中断，“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俄罗斯庄园，在其可能

①Кузнецова Е.В. Поэтосфера. http://litusadba.imli.ru/sites/default/files/1_redkuznecova_poetosfera_opredelenie_0.pdf (Последнее обращение: 01.07.2019)

② 弗·尼·托波罗夫在《城市地标——药剂师花园（简述）》（1991）一文中用“诗圈”这一术语来描述圣彼得堡某一作为“文学场所”的具体地点。诗圈是某一地点将其现实特征、历史文学光圈及在众多文化文本中的投射整合在一起后的形象，是将现实转变为美学现象所必须的形象、象征、信号词、主题和隐喻模型的综合体，而在将现实转变为美学现象之后，通常会形成关于此现实的以广泛且集中的心智模型或以同一情节存在的文化神话。“俄罗斯庄园的诗圈”是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在俄罗斯文学中围绕庄园这一俄罗斯生活中的历史、文化现象所创造出的较为固定的艺术形象、符号和基调的系统，即——俄罗斯庄园的语义形象光圈。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性尚未枯竭之时便不复存在了”。[6](253) 因此，在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历史新时期中，对庄园主题的再次诉诸不仅是出于民族自我认同的需要，更是源于“俄罗斯庄园在‘*自我神话性*’（作者注释：斜体字为列季亚金（Л.Н. Летягин）的观点）方面具备尚待挖掘的潜力以及在“揭示本质上为庄园文本新类型”[6](254) 方面存在的可能性。列季亚金对此问题的深入考察在当代俄罗斯文学重点关注庄园主题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在爱普施坦（М.Н. Эйпштейн）看来，当代俄罗斯文学处在所谓的后现代性框架之下，即处在一个“漫长的时代中，而我们存在于这一时代之初”。[7](295) 后现代性之前的现代性则是“世界史上<……>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中叶的宏大时代”。[7](295) 现代主义这一文艺方向只是结束现代性时代的一段时期。同样，后现代主义也只是“进入后现代性宏大时代的最初阶段”。[7](295) 因此，有必要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予以区分：“后现代性时代<……>在人类历史中可能占据几个世纪”，“而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只是占据一两代人生命周期的一段时期<……>”[7](296)

20世纪90年代后期，除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已经形成了其他文艺趋势，如新现代主义或元现代主义（在2010—2020年间该术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在后现代主义反讽的基调之上，新现代主义中出现了对现代主义“严肃性”的部分回归。我们并不对近十年来的理论及术语进行深入探讨，① 而只是指出上述文艺趋势在突破后现代主义固有的相对主义（релятивизм）、全方位的拟真（симуляция）、去中心性（децентрированность）和人类学的不确定性（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诉求中存在的根本上的相似性。索尔达特金娜（Я.В. Солдаткина）认为，“新现代主义是当代文学进程中最重要的、发展最为积极的趋势之一，但它也是未在学术话语中得到足够反映的趋势之一”，“有别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目的<……>，新现代主义旨在创造出文化空间、对过去的谨慎复现以及将过去从虚无中夺回。”[8](479-480) 而元现代主义被斯皮瓦科夫斯基（П.Е. Спиваковский）定义为“<……>取代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新的敏感性、新的文化逻辑。”[9](201) 蒂莫托伊斯·维穆伦（Timotheus Vermeulen）和罗宾·凡·德·艾克（Robin van den Akker）认为，元现代主义的基础是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极间的摆动或振荡——“积极<……>与<……>嘲弄”“希望与忧郁”“天真无邪与博学多识、共情与冷漠、统一与多样、

①См., например: Житенев А.А. Поэзия неомодернизма: Монография. СПб.: ИНА-ПРЕСС, 2012; 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 Продолжаем разговор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3. № 122. URL: http://nlobooks.ru/node/3797 (Последнее обращение: 25.06.2019); Татаринов А. Контуры русского неомодернизма. Об основных смысла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 День литературы. 2015. № 1 (219). http://www.reading-hall.ru/publication.php?id=12314 https://schoolofcreativewriting.wordpress.com/2015/01/29/контуры-русского-неомодернизма/(Последнее обращение: 29.06.2019); Павлов А. Образы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в XXI веке: метамодернизм // Логос. 2018. Т. 28. № 6 (127). С. 1–19.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整体和分裂、清晰性与模糊性”。① 在罗宾·凡·德·艾克、艾莉森·吉本斯(Alison Gibbons)和蒂莫托伊斯·维穆伦合著的《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的历史性、效应和深度》(*Metamodernism: Historicity, Affect, and Depth After Postmodernism*)(兰纳姆:罗曼和利特菲尔德,2017)一书中谈到了“历史主义的回归<……>回归到元现代主义中,<……>谈到了元现代主义的模态效应以及<……>可在当代文化中追溯的元现代主义深度形式”,这里的“深度”其实更应该被称作“类深度(глубиноподобие)”。[9](203,206) 巴甫洛夫(А.В. Павлов)认为,“素朴性、真诚性和严肃性”[10](4) 是元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认为新神话主义是元现代主义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产生关联的另一重要特征。

20世纪9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禁锢的解除,所有白银时代未完成的、转入地下的潮流和趋势开始浮现,使处在新环境下的人们不仅对其进行了回顾,更是重新进行了思索,而庄园新神话的复活便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对这一看似永远消失在遥远过去的神话题材的研究中涌入了众多的当代作家。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苏联时期,于是当新时代接过了文化的接力棒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最后一个十年拼接在了一起,被强行中断的庄园神话传统得以从中断之处开始了继续的发展。

20—21世纪之交时的庄园新神话不仅得到了研究,其稳定性和持续性还通过后现代主义诗学手段的使用得到了检验,如互文性、意义含混性(смысловая неразрешимость)、反讽(иронический модус)、不加选择(нонселекция)、精神分裂分析(шизоанализ)、仿像(симулякр)、荒诞(абсурд)等。在希什金(М.П. Шишкин)的小说《所有人都会有一个夜晚》(别名:《拉里奥诺夫的笔记》)(1993)、索罗金《罗曼》(1994)、克鲁萨诺夫(П.В. Крусанов)《天使的螫伤》(2000年)、佩列文(В.О. Пелевин)《t》(2009)中出现了庄园新神话的明显解构。解构的概念最早是由雅克·德里达在其代表作《论文字学》(1967)中提出的。总的来说,这一手法可被定义为“将所有所指<……>归为能指,即单词,归为与这些符号的自由游戏。后现代主义批评存在的形而上学,符号在形而上学中指的是符号背后的隐含信息,是所谓的‘现实’。而事实上,这些符号指的仅仅是另外一些符号<……>”[7](91)

希什金的第一部小说虽然在评论家看来有模仿的迹象,但它确实“完全构建在互文的基础上且意在快速识别出相关的引文。几乎每一个情节<……>都是对来自俄罗斯小说某个片段的演绎。”[11](71) 小说中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19世纪上半叶拉里奥诺夫家族位于辛比尔斯克省的斯托戈夫卡庄园中,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从出生到年老再到死亡的过程。然而,希什金小说中的叙述者消融在所述时代的

①Вермёлен Т., Аккер Р. ван ден. Заметки о метамодернизме. 2015. 2 дек.URL: http://metamodernizm.ru/notes-on-metamodernism (Последнее обращение: 25.06.2019).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语境和话语中，并未获得自我身份，展示出后现代主义的“主体之死”。“庄园神话”在这部小说里通过自身主要情节的破坏被解构。小说叙述者的父亲——一位冒犯了当局、在家族庄园里酗酒的前军官，他的故事揭露了“庄园文化”宗法制家庭田园生活（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семейная идиллия）的真相。直到去世，父亲也没能向亚历山大说出最重要的那句话——他存在的意义。又或许，他的存在就不具有什么意义？而拉里奥诺夫家里的情况也极为相似：儿子萨申卡自私又好斗，以自己的父亲为耻，两代人之间缺乏精神上的传承。关于荣誉、无私奉献祖国和个人高尚品德的贵族理想在讲述主人公在彼得堡贵族团接受训练、在穆罗姆步兵团服役和在喀山造船用材部履职的章节中消散殆尽，而拉里奥诺夫自己正是在喀山造船用材部成了告密者。他娶了令他感到厌烦和不满的孤儿尼娜，这“慈善式”的婚姻与屠格涅夫笔下《贵族之家》里在林荫小径上绽放出诗意光圈的爱情毫不相干。小说的标题——《所有人都会有一个夜晚》以及首尾呼应的手法都是对生命注定虚无与孤独的证明，而这生命好似用包括庄园神话在内的美丽神话堵住了簇拥而至的死亡。

对庄园话语最为彻底的分解或许可以认为是出现在索罗金的小说《罗曼》中。小说中有意的互文和引文创造出高度密集的典型形象、程式化的行为和公式化的世界观，进而产生扭曲的怪诞效果和出现大量在小说结尾陷入沉醉、奔放、彻底解构中的仿像，而解构之后便是阴暗、空虚，因为正如小说中所写——“罗曼死了”。[12](541) 一系列美好、崇高的人物（沃斯宾尼科夫一家，库尼岑和他的女儿，父亲阿加丰一家等），在庄园神话的情节脉络中依次登场：老爷家田园诗般的生活、狩猎、割草、亲近自然、英雄主义的掌控自然、为共同的生存功绩与人民团结一致，浪漫、波折的爱情以及最后主人公那宏大的婚礼场景（庄园俄罗斯跨越阶层的斯拉夫主义理想体现为宗法制的大家庭）——这一切突然间就彻底变成了一堆丑陋的、可怕的、血腥的、被肢解的躯体，一个年轻的地主手握血淋淋的斧头冷酷地砍死了可爱又客气的老沃斯宾尼科夫一家和他们文质彬彬的客人，接着又砍死了村里的每一户人（这是对托尔斯泰《一个地主的早晨》的明显引喻（аллюзия），但同时又对其情节进行了反转）。因此，可以看出，索罗金在这里实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宣言——主体之死、语言之死、作者之死、体裁之死，以及，在我们看来，还包括庄园新神话之死。在此基础上，在短篇小说《娜斯嘉》（2001）中，他又重新回归了对庄园新神话的解构。

庄园神话的解构在克鲁萨诺夫的长篇小说《天使的螫伤》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小说的思想和结构中心是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波尔霍夫附近的涅季塔耶夫家族庄园，小说的主要人物有伊凡、塔尼娅和彼得·列赫科斯图波夫，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见证了生命中的所有重要事件：伊凡的继承人——涅斯托尔的出生、启蒙、乱伦、童年、与林中湖泊里神奇小鱼的约会以及瘟疫般的伊凡皇帝那个致命的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决定——逮捕掌握着涅斯托尔身世秘密的列赫科斯图波夫。小说描写的故事虽然发生在21世纪之初的俄罗斯，但其呈现出的现实却和我们今天的现实并不相似，因为克鲁萨诺夫将读者置入了俄罗斯的另一种历史之中——一种故意剔除了苏联时期的历史，一种白银时代和今天无缝对接的历史。庄园新神话在克鲁萨诺夫的小说中发生了解构，一方面，庄园新神话使俄罗斯未来的皇帝被塑造成了世界统治者，另一方面，庄园新神话又被整部小说中的另一个新神话——圣彼得堡哲学家谢卡茨基（А.К. Секацкий）在其论著《莫格们和他们的权威》（«Моги и их могущества»）（1996）中阐述的关于逻格斯（Логос）和莫格斯（Могос）的自我毁灭的新神话所吞没。逻格斯世界在克鲁萨诺夫的小说中早已“腐烂”，正是神秘的莫格们为了建立以神圣君主——伊凡·涅季塔耶夫为首的莫格斯世界秩序呼吁适时将逻格斯世界彻底摧毁。莫格帝国是全面毁灭的工具，也包括毁灭“庄园文化”，而庄园文化的标志包括作者详述的祭拜埋葬在波尔霍夫庄园墓地中的父母、学者们在庄园露台上充满田园意趣地饮茶、畅谈、采蘑菇、制果酱、花园里的蝴蝶和通往湖边的小径；清理后的空地之上将出现没有人类的“伊里（ирий）”天堂，这与俄罗斯“庄园神话”的原型——圣经中的伊甸园并不相符。

此外，在佩列文的长篇小说《t》中，“亚斯纳亚·波良纳”概念的去语义化成为了白银时代“庄园神话”最为显著的表现。俄罗斯文化中的列夫·托尔斯泰形象借助仿像系统实现了多级解构，包括人物层面的仿像（T伯爵、阿里埃里·埃德蒙多维奇·布拉赫曼、科诺普夫等）和地形层面的仿像（亚斯纳亚·波良纳、奥塔普修道院、彼得堡）。作为伟大作家的托尔斯泰，作为宗教哲学大师的托尔斯泰，作为政论家的托尔斯泰，作为地主的托尔斯泰，白银时代文化中托尔斯泰新神话的所有侧面都被拆解，拆解方式虽各异、但程度却同样彻底。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家族庄园“亚斯纳亚·波良纳”这一概念贯穿着小说的结构：T伯爵先从他的庄园跑到了未知的奥塔普修道院，即无意识地推翻了对他来说狭窄的“庄园传统范式”范围；在整个故事中，他多次被试图强行带回亚斯纳亚·波良纳，而他对此百般抵抗；亚斯纳亚·波良纳毁于一场大火的消息并没有让无家可归的阿里埃列夫大为感伤，而列夫·托尔斯泰像往常一样在自己庄园中的书房里醒来，书房的窗户敞开着，窗外是夏日傍晚时分的花园。这绝不是“庄园神话”的重构，而只是“庄园神话”的终时荣光——再现亚斯纳亚·波良纳智者的完整形象是不知疲倦的布拉赫曼笔下的又一个仿像。睡梦中，仿佛真正的托尔斯泰再次梦见了自己——那个T伯爵的自己、那个阿里埃里第二自我的自己。佩列文小说的意义含混性使亚斯纳亚·波良纳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然而这一俄罗斯文化中曾出现过的事实被狡黠的文学生意人为谋利拆解成了不同的成分，但就其神话完整性而言，这一事实与我们的时代毫无关联。

即使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人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们对“庄园神话”的兴趣仍未枯竭；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庄园神话在今天似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并形成了新的特点。2016年，作家沃达拉兹金（Е.Г. Водолазкин）在长篇小说《飞行家》中对从庄园向别墅的变形进行了研究，2019年，作家斯拉波夫斯基（А.И. Слаповский）在短篇小说集《雾蒙蒙的林荫小径》中也关注到了庄园神话，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依次展开论述。

19—20世纪之交之时，彼得堡附近著名的希维尔斯克“别墅之都”在长篇小说《飞行家》中被赋予了庄园的内涵：对家族记忆的传承、“天堂般的”高级品质、与自然世界的统一、对美和艺术的强烈体验。《奥列杰日河上之家》[13](43)的内部空间相比简陋的出租屋更易让人联想起纳博科夫在附近的罗日杰斯特韦诺庄园。革命前，希维尔斯克小屋的窗口亮着光，透过窗口，因诺肯季看到了坐在圆茶几后的父母，他感到了生命中无上的幸福，因为田园又感伤的“庄园传统范式”完整地复现在他的想象中，这是他在20世纪末得到的神秘启发。“庄园神话”、“庄园习性”作为由“庄园传统范式”形成的世界观和程式化行为[14](244)在小说中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轮廓并在“复活”的白银时代人物身上得以实现，还在从前不曾有过的平淡无奇的、“永恒的”、“高峰的”存在时刻中得以展现，包括：秋日露台上茶炊里的茶、土路上自行车的轮胎、花园里桌上盛放着覆盆子的盘子、奥列杰日河边落日下的篝火、在希维尔斯克听到的蝈蝈叫声……“政权更迭和帝国的衰落”都无法将这一切消除，因为它“游离在历史之外，是超越时间、不受控制的”。[13](164)因此，在沃达拉兹金笔下，恢复了往昔魅力并得到存在主义真实性和自由度补充的“庄园神话”，在21世纪伊始为人类真正地提供了摆脱历史决定论桎梏的出口。

斯拉波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集《雾蒙蒙的林荫小径》不仅含有对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庄园文本”的引喻和回想（реминисценция），它完全是对布宁在1938—1953年流亡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荫小径》的转述（парафраза）。

数十篇研究论文都关注了布宁的《幽暗的林荫小径》，众多学者都指出了该小说集的现代主义性质。① 而我们的研究旨在概括性地指出布宁小说中所贯穿的现代主义文化潮流，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潮流当属新神话主义。

与其说《幽暗的林荫小径》是对俄罗斯“庄园文化”中丢失的“无尽之春”（见布宁1923年同名短篇小说）的留恋，不如说是对“庄园传统范式”未能实现的神话潜力的释放及对其普遍性的揭示。[14](249)2010年至今，布宁的“庄园神话”文本在俄罗斯文化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但它并没有成为恣意解构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用汁液滋养着新枝的、有生命力的树

① *Татаринов А.* Контуры русского неомодернизма. Об основных смысла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 День литературы. 2015. № 1 (219).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http://www.reading-hall.ru/publication.php?id=12314 https://schoolofcreativewriting.wordpress.com/2015/01/29/контуры-русского-неомодернизма/ (Последнее обращение 29.06.2019).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干："布宁的《幽暗的林荫小径》总会让我痴迷又激动。<……>有一天，我突然想：布宁讲述的一切，我都是知道的。我自己、我的朋友以及我认识的人，我们也都遇到过那些类似的故事。而我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有什么发生了变化，这些故事情节到现在又会如何，我想将两个时代作对比。"[15](7-8) 斯拉波夫斯基小说集中每一篇小说的卷首语都来自布宁《幽暗的林荫小径》中对应排序的小说内容，因此，布宁原集中的小说排序在斯拉波夫斯基的小说集中得到了延续。

我们并不对两部小说集作全面的对比，而只是对各自开篇的首部小说略作比较。如果说《幽暗的林荫小径》讲述的是与农奴时代庄园体验相关的故事，那么在《雾蒙蒙的林荫小径》中故事则发生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附近的"赫利奥帕克"旅馆中。后者中贯穿了诸多的文学联想：主人公是一对来度假的、家境殷实的知识分子夫妇，他们会时不时地将来自布宁的《幽暗的林荫小径》、德莱塞的《美国悲剧》、格尔曼（А.Ю. Герман）导演的电影《途中考验》以及苏联的流行歌曲等文化文本运用到自身所处的情境中。"我知道的名称比我认识的实物多"，[15](13)——男主人公感慨道。毫不掩饰的引文性和互文性，毋庸置疑，属于后现代性特征，但这里显然缺少后现代主义的反讽相对性。

斯拉波夫斯基在《雾蒙蒙的林荫小径》中使用了布宁《幽暗的林荫小径》中的内容作卷首语，而这是解开两篇故事有着共同含义的关键之处："《约伯记》里是怎么说的来着？'……就是想起也如流逝的水一样'"，[16](11) 这是布宁小说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娜杰日达的回答，因为娜杰日达承认了她一生都爱着这个让自己饱受屈辱的男人，并且无法原谅他的背叛带给自己的伤痛。"'一切都会过去，我的朋友'，他喃喃地说，'爱情啊，青春啊——一切，所有都会过去。这就是桩丑事，平常不过的丑事。随着时间所有事都会过去。"[16](9) "'一切都会过去'，——娜杰日达说道，'但可不是一切都会被忘记。<……>不，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并没有原谅您。"[16](10) 要怎么去原谅如此自私的老爷，他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没有感到丝毫的悔意，甚至在旅馆偶遇很久前的旧爱之后想的只是"如果我没抛弃她呢？会是什么样？真是荒唐！这个小旅馆的老板娘娜杰日达难道要成为我的妻子？我彼得堡宅院的女主人？我孩子的母亲？"[16](11)

圣经《约伯记》中的上下文也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如果你<……>向祂伸出双手<……>你必忘记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逝的水一样。<……>你将会平安，因你有希望。"（《约伯记》第十一章，11:6—11:18）我们看到，布宁笔下那不知悔改、"罪孽的"男主人公不会拥有希望（女主人公的名字"娜杰日达"在俄文中意思是"希望"）。而他曾经犯下罪孽的地方就是改革前的地主庄园。庄园里，小径上，那装点着诗篇的美妙爱情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文化中"庄园神话"的主要元素之一。而处在那个时代的庄园也往往是"奴隶劳作与放荡之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所”。因此，“庄园神话”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17](141)

显然，斯拉波夫斯基笔下的男主人公也隐藏着“罪孽”——这一点可以从他对“有个跟着他母亲生活的私生子”[15](18)的只言片语中得出结论。他年轻的妻子看不惯他“在日常的场合、跟普通人说话时也矫揉造作”[15](15)的做派，比如跟船夫。而这也是布宁笔下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特点，他能轻松地与车夫或是客栈的女主人展开哲学性的对话，但他却并未平等地看待过与自己对话的人。对此，我们的评价也可以回溯到圣经文本中：“你的空话能使人默不做声？能使人在你戏笑时不为你感到羞耻？”（《约伯记》第十一章，11:3）。也许正是“空话”使《幽暗的林荫小径》中的人物活在被文学辞藻无限覆盖的生活中，而与真正的、贴近的生活相疏远。走在公园里通向河边的小径上，他对妻子说：“我脑子里什么都有。这不，我又想起了布宁，但这是些什么树，我不知道。可能是椴树，也可能是榆树。没准是枫树。<……>当你走在雾中，你不会只是在欣赏，你脑子里会出现一个关于刺猬的童话故事，一个也在雾中的刺猬，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歌曲。<……>我们就是参照别人的观点、效仿别人的样子在生活。”[15](1314)而布宁笔下的主人公也如出一辙，他用奥卡廖夫（Н.П. Огарев）的诗作《平凡小事》（1842）中的情节演绎自己的生活。此种共性表明在起伏、动机和结局可预见的“庄园神话”原型结构中存在兼容性。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认为布宁用新的言内与言外之意丰富了庄园新神话，而斯拉波夫斯基，显然，是他的同路人。布宁笔下的娜杰日达成功地将创伤的痛升华成了真诚待人、成就人生的力量，而《雾蒙蒙的林荫小径》中的主人公则力求突破神话的规定情节界限：他应该会收获幸福的婚姻，而他未来的孩子也会使他拥有更成熟的爱、真实和深度。

综上，在沃达拉兹金的长篇小说和斯拉波夫斯基的小说集中出现的白银时代庄园新神话的重建和发展均可归为后现代性内部的新现代主义（或称元现代主义）流派。

参考文献

[1] Нащокина М.В. Усадьба пушки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эпохи символизма[J]// Русская усадьба: Сб. ОИРУ. Вып. 6 (22). М.: Жираф. 2000.

[2] Нащокина М.В. Русские усадьбы эпохи символизма[J] // Русская усадьба: Сб. ОИРУ. Вып. 4 (20). М.: Жираф. 1998.

[3] Магомедова Д.М. Модели писательских биографий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универсалии [J]// Проблемы писательской биографии: К 150-летию А.П. Чехова / Отв. ред. И.Е. Гитович. М.: ИМЛИ РАН. 2013.

[4] Щукин В.Г.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ений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мифопоэтики и истории идей. [M], М.: РОССПЭН. 2007.

[5] Дмитриева Е.Е., Купцова О. Н. Жизнь усадебного мифа: утраченный и обретенный рай. 2-е изд. [M], М.: ОГИ. 2008.

[6] Летягин Л.Н. Русская усадьба: мир, миф,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судьба[J]// Русская усадьба: Сб. ОИРУ. Вып. 4 (20). М.: Жираф. 1998.

[7] Эпштейн М.Н. Постмодерн в России. [M], М.: Изд. Р. Элинина, 2000.

[8] Солдаткина Я.В. Время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прозы: неомодернизм и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J]. Рец. н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Кротова Д.В.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и неомодернизм. М., 2018 // Вестник РУДН.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2018. Т. 23. No 4.

[9] Спиваковский П.Е. Метамодернизм: контуры глубины[J]//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та. Серия 9: Филология. 2018. No 4. Июль-август.

[10] Павлов А. Образы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в XXI веке: метамодернизм[J]// Логос. 2018. Т. 28. No 6 (127).

[11] Оробий С.П. «Всех ожидает одна ночь»: русский роман déjà vu[J]// Оробий С. П. «Вавилонская башня» Михаила Шишкина: опыт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озы.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2011.

[12] Сорокин В.Г. Роман. [M], М.: Астрель. 2008.

[13] Водолазкин Е.Г. Авиатор. [M], М.: АСТ; Редакция Елены Шубиной. 2016.

[14] Богданова О.А. Семиотика аллеи, «где кружат листы»: Тургенев, Гумилев, Бунин[J]//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2019. Т. 17. No 2.

[15] Слаповский А.И. Туманные аллеи: Рассказы. [M], М.: АСТ; Ред. Елены Шубиной. 2019.

[16] Бунин И.А.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13 т. Т. 6. [M], М.: Воскресенье. 2006.

[17] Дмитриева Е.Е. Русская усадьба: семантика, топос и хронос[J]// Имагология и компаративистика. 2019. No 11.

"Estate Myth" in Russian Postmodern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or Construction?

O. A. Bogdanova

Trans. Wang Yue

Abstract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of the "estate myth" in Russian culture –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 and outlines its content, dating back to the idealized life of estate of A.S. Pushkin time. From the 1920s-1930s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state myth" was forcibly interrupted and resumed only in the 1990s, with the removal of ideological barriers. Turning to the subject of the estate at the turn of 20th to 21st centuries is explained not only by the need for national identity, but also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undisclosed mythopoetic potentials of the Russian estate. It takes pla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ultural situation of postmodernity, passing through the stages of postmodernism (1980s-1990s) and neo-modernism / metamodernism (2000s-2010s). If the first stag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estate myth" in the works of M.P. Shishkin, V.G. Sorokin, V.O. Pelevin, P.V. Krusanov, etc., the second – on the contrary, by its actua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 number of attractive features in the works of E.G. Vodolazkin, A.I. Slapovsky, etc. It is the “estate myth”, restored in its former charm and supplemented by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and freedom, is seriously offered to man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s a way out of the clutches of the historical determinism to the timeless universality and authenticity of being. However, the modern reader, as a rule, does not deal with empirical estate realities, but with the “estate habitus” as a worldview-behavioral model formed by the “estate topo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heuristic potential.

Keywords Russian estate, “estate myth”, modernism, neomiphology, the turn of 20th-21st centuries, postmodernity, postmodernism, neo-modernism/metamodernism, deconstruction.

（作者单位：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译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